

# 长夜行

于伶著

10201



文学小丛书

长 夜 行

于 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 长 夜 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736 字数60,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1}{2}$  插页2

1963年7月北京第1版 196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本次印数: (平) 0001—2000 册

累计印数: 10000 册

定价 (4) 0.36 元

CAD 113

## 前 言

《长夜行》是我国当代著名戏剧家于伶的代表作之一。

于伶开始从事戏剧创作活动，早在三十年前。“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烽火遍及全国。中国进步作家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们高举以文艺为武器的革命旗帜，向日本帝国主义与腐朽的统治阶级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于伶这时参加了“左联”，以“尤竞”的笔名活跃于中国剧坛，写出了不少与当时现实斗争密切相连的话剧。这些剧本，朴素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中国人民面临国破家亡的苦难生活和他们同敌人所进行的坚决斗争。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件以后，上海四周均为日军包围，形成了与大后方隔绝的孤岛。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以上海作为话剧阵地，

頑强而勇敢地展开了对敌伪斗争的宣传攻势。于伶在这艰困的斗争环境中，不但担任了建立剧社的组织工作，而且还写了很多出色的多幕剧，《夜上海》就是他这一时期中的优秀作品之一。也就从这时期开始，他采用了“于伶”这个笔名。

后来，由于斗争的需要，他离开上海到达当时大后方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斗争据点——桂林。《长夜行》就是他在桂林写的。写作的时间是一九四二年七月。一九四二年初冬，这个剧本初次在桂林上演，导演是不久前去世的我国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

《长夜行》所写的时代背景即抗日战争时期淪为孤島的上海，时间是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剧作家通过一个中、小学教员俞味辛的遭遇及其思想变化过程，写出了党所领导的“中教联”、“小教联”（即中学教师联谊会、小学教师联谊会）在留沪的教育工作者中所起的团结教育作用。剧中深刻地刻画了当时上海市民中各式各样的人物——有为儿子活命而廉价出卖自己的女人，有认敌作父的汉奸，有发国难财的商人，有苦悶徬徨、找不着真正生

活道路的中学教員。这些人都同时居住在上海里弄內的一所普通住宅中，他們各抱不同的人生觀，过着五花八門的生活。党的工作者就在这群复杂的人們当中，沉着地进行工作。一方面展开对敌伪的斗争；一方面耐心热情地帮助一切熬受苦难的人們，启发他們的爱国思想和阶级覺悟，帶領他們寻找正确的生活道路。俞味辛和他的妻子任兰多就是这样走向革命的。

浓郁的詩意和深刻的内心活动的描繪，是于伶剧作的艺术特征；抗日救国是他的剧作的共同主题。“演剧艺术工作是党的革命事业的一个組成部分”，这是于伶自己說过的話。他說他从来“不曾放松过發揮戏剧艺术的武器作用”，他写作剧本，是为了“用剧本这一形式，记录下民主革命时期战斗的现实生活片断”。这也就是构成于伶剧作战斗性特征的主要原因之一。

編 者



統一書號：10019·1736

定 價： 0.39 元

## 人 物

俞味辛——私立中学、小学及补习夜校教员。

任兰多——味辛太太。

任蕙清——兰多的姊姊。

馮小斌——蕙清的儿子，十一、二岁。

陈 坚——味辛的同学，中学教员。

褚冠球——味辛的同学，中、小学教员。

卫志成——房东，五十七、八岁，为某大公司的写字  
间小职员已三十几年。

卫太太——志成妻。

蒋 媽——卫家女用人。

沈春发——工厂小职员，“八一三”厂毁而失业，转事  
囤积货物，顿成巨富。

韓 英——即沈太太——新娘子——登报征求丈夫  
的女人。

多 多——新娘子的儿子，六岁。

楊瑞芳——新娘子的女友。

不知名的青年。



时 代

一九四一年

地 点

上海

时间及布景

第一幕——暑假前几天的傍晚

房东卫志成的客堂間

第二幕——几天之后的夜晚

俞味辛住的厢房間

第三幕——秋季刚开学的某日傍晚

景同第二幕

第四幕——十二月七日晚前到八日黎明

景同第二幕

## 第一幕

**登場人物：**俞味辛、任兰多、任蕙清、馮小斌、褚冠球、卫志成、卫太太、蔣媽、沈春发。

阳历六月底的傍晚，上海不算热的天气。

上海“公共租界”内普通住宅区的所谓弄堂房子。

舞台面是石庫門内的小部分天井与前厢房，大部分前客堂。前客堂内，布置简单。台、凳之外，有旧沙发一、二件。壁角立一乱置杂物的橱。衣帽钩的旁边有一电话机。壁间装饰着字画、镜框等。

幕启于门外弄堂内的嘈杂声中。室内却很平静。一缕斜阳照在前厢房的窗上。

房东卫太太坐着用心地算账。突然，弄堂内一阵大的混乱声。卫太太本能地注视大门，随即立起身子来。大门外，人声鼎沸。

同时，前厢房临天井的窗后面，任兰多掀起旧得褪

了色的窗帘布，伸出头来张望。

同时，蒋媽手里拿着一把正在弄的菜，从灶披間跑进前客堂来，奔到大門前去看熱鬧。远远地有短促的警笛声、手枪声。室内三个人相顾愕然。

警笛声远去。三人同时舒了一口气。

卫太太 (无限感慨) 什么世界!

任兰多 又出什么乱子了!

蒋媽 我去看看!(想开门。)

卫太太 蒋媽，发疯了!(严厉地阻止)看什么! 别多事!

蒋媽 呵。(走进灶披間去了。)

任兰多也缩进头去，弄好窗棧。

卫太太找出香烟来吸。

門外声渐低。

任兰多从厢房門出来。她是頗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师范毕业生，神经质，多愁善感。原就很瘦弱了，加上产后失調，营养不良，患着相当重的貧血症。

卫太太見任兰多出来，把一双尖刻的眼睛打量着她。

任兰多原是有所請求而来的，经她这一打量，态度显得有些窘。

卫太太 (敷衍)俞师母，还没煮晚饭?

任兰多 还没呢，卫太太。

卫太太 唔，你今天，脸色倒很好，身体快复元了吧？

任兰多 是的，卫太太。（胆怯，鼓足勇气）卫太太，想跟你商量一点事情。

卫太太 （早就猜到了几分）呵……（弄熄了香烟。）

任兰多 （不好意思）你再借点煤球给我。

卫太太 怎么？俞师母，你们烧煤球怎么这样费呀！记得上一次才……（把半截烟藏好之后）……唔！俞师母，煤球这样贵，你怎么不省着点烧呀！

任兰多 是很省了，卫太太。

卫太太 呃，我用煤球，真是一个个地数着烧，好像一张一张地数钞票呢！唉！再贵下去，可不知道烧什么了！

任兰多 好像煤球越贵就越不经烧，尽是些黄土！

卫太太 这年月，煤球店老板的良心，也跟煤球一样黑了！

大门外有人打门声。

一阵警车的紧急铃声自远而近地嘎然停住。

两人用心倾听。

电话铃声响，卫太太接电话。

打門聲又起，任蘭多走去開大門。

衛太太（對話筒）……喂，喂，……誰呀？……（對任  
蘭多招手，離開話筒）……別忙開！……（又對話筒）  
……不在家，沈先生還沒回來！……唔，……  
呵……（掛斷。）

任蘭多（大聲向門外）誰？

衛志成（聲音）是我！（在大門外。）

衛太太（走過來）什麼人？

任蘭多 你家衛先生。

衛太太 呵！酒胡塗！（不感興趣地坐下搵扇子。）

任蘭多開了門。

進來的是房東先生衛志成，所謂酒胡塗的。他五十七、八歲年紀，可是衰老的程度卻超過他的實際年齡。和善的臉部中央龐然大物地坐著一架高而且紅的酒糟鼻子，枯焦的額角上是深黑的皺紋，光亮的腦袋，萎黃的亂髮，合成一副滑稽相、可憐相，嘲弄著、也銘記著他的一生。左手臂彎上挂一件舊雨衣，手裡拿一把折摺，一卷小報。右手提著把黑布洋傘，又勾提一個紙包，踉踉蹌蹌地踱進來。

衛志成（一進門，見是任蘭多，連忙脫下頭上那頂變了色、走了樣的舊草帽，笑嘻嘻地鞠躬如也）……呢，俞師母，謝謝！

任兰多微笑，点头，顺手关门。

卫志成 我来，呵，我来关。（客气地争着开门，可是只高地举起手，因为双手全不空）…… 呃，俞先生回来了么？

任兰多 还没呢。

卫志成 嘿！（夸张地）可便宜了他！（走进来。）

任兰多 怎么？（跟进。）

卫志成 他要是早一步回来，走在我前面的话，可要受惊了！（挂上伞和帽子）你们在家里会不知道？（挂雨衣。）

任兰多 弄堂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卫志成 （夸张的语势）弄堂门口打伤了一个人！嘿，只离开我面前十几步路，双方开了枪。（把一卷报放在榻上）你们说险不险？

卫太太 绑票还是捉强盗？

卫志成 （提着刚脱下来的一件旧的雪青色长衫，抖了抖）反正天天如此。（挂衣）天天这样，不是绑票的打保镖，就是保镖的打绑票；不是巡捕打强盗，就是强盗打巡捕；不是爱国分子打汉奸，就是汉奸打爱国分子！打来打去，明斗暗杀！

真是……

卫太太 那个受伤的究竟是汉奸，还是爱国的？

卫志成 全不是。听说是一个过路人！

卫太太 嘻，这，这，什么世界！

任兰多 真是……味辛怎么还不回来？（进厢房去。）

卫志成 蒋媽，蒋媽！（弄弄那个紙包。）

蒋媽 （在內）来了。

卫太太 （見了就生气，明知故問地）你这，又是什么东西？

卫志成 （从櫥角取出一个酒瓶来）还不是老規矩！

卫太太 又喝酒了？（相当严重地）改不掉的老脾气！

卫志成 （轻松地近于賴皮）所以才是老脾气呀。

蒋媽上，送来盆子、杯子、筷子等，即去。

卫志成 （小心而熟练地把紙包內的东西，倒在盆子里，斟了一杯酒，偷眼看看正在生气的太太，为了和緩空气，举杯）呃，你也来一口！

卫太太作为沒有听见。

卫志成 （喝了一口酒之后，又从身上衣袋里取出一小包东西来，托在掌心里对太太）油煎花生米，怎么样？

卫太太 （好不生气）稀罕！

卫志成 (一連碰了两个釘子)呵,不稀罕!(安詳地独酌。)

卫太太 (进攻)哼,你倒开心!

卫志成 (防守)不开心又怎么样呢!(喝酒)这种时  
势……

卫太太 (接得快)这种时势,你还这样胡里胡塗!

卫志成 嘿,古人說得好,人生难得是胡塗!

卫太太 (脫口而出)沒有出息!

卫志成 (并不就生气)嚇!我喝酒也喝不了多少  
錢;別人不喝酒,也不見得就发了財!(喝了一  
大口酒之后)我一生沒有别的什么,就愛喝几口  
酒。(倒酒)三十几年来,写字間,写字間,我天  
天上写字間,风风雨雨,伏天腊月,我沒有偷  
过一次懶。伏在写字台上,写了又算,算了又  
写。抗到現在,眼睛花了,手指头僵了,我还  
是我。不喝几口酒干嘛?

卫太太 得了,得了,我的天皇菩薩!发过牢騷,又  
要发酒疯了!

卫志成 你不喜欢听,我就不說。……(喝酒)其实,  
要发财,那还不容易?

大門外有人打門声。



卫志成 (欣欣然走去开门)俞先生回来了。

卫太太 有人喜欢听你的了!

卫志成开了门,鞠躬如也地欢迎。

进来的是沈春发。在这些人中间,只有他志得意满,精神健旺。一股忙劲,显得自己能干有为的样子,其实是自以为是的、浅薄庸俗的、唯利是图的家伙。穿着新而熨得平整的绸长衫,迈步进来。

卫志成 (一見是沈春发,显得有点失望)呵。

沈春发 (神情傲慢,不理睬人家对他的一些较细微的情绪反应。点了下头,直赶进天井来)卫太太,有我的电话没有?

卫太太 有,沈老板。(她和丈夫相反,对沈春发颇为客气)是一个姓李的打来的。大概你们的生意又赚钱了!

沈春发 谢谢你。(走近电话机,拨)……喂,老李么?我是春发。……怎么样?唔,唔,……什么价钱?……呵,……总共十几万?……货几时到?……好的,一定,一定。(挂上电话。)

卫志成 喝酒,喝杯酒!

沈春发 谢谢,你知道我不会喝酒。